

11

T 9117/2143





西河合集

蒲山毛奇齡

盛唐後陽  
王信可齋

易小帖二

互卦三聖俱有之見于仲氏易繫辭註中若漢儒則

京集馬邱以後無不備及非是不足以成易也且

漢儒尚有四爻五爻連體一法與二四三五以中

爻立互者又別如虞仲翔于豫卦三三云初至五

體此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一以上四

爻連體一以下五爻連體也若賁卦三三侯果曰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守大稿

盛唐從陽  
王恬引齋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易小帖二

互卦三聖俱有之見予仲氏易繫辭註中若漢儒則

京焦馬鄭以後無不備及非是不足以成易也且

漢儒尚有四爻五爻連體一法與二四三五以中

爻立互者又別如虞仲翔于豫卦三三云初至五

體比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一以上四

爻連體一以下五爻連體也若賁卦三三侯果曰



自三至上有願之象中孚三三虞氏曰自三至上體遯皆四爻連體一例

本義奔其机無解按字書机只是木與易義不合此机字當是机字机几同程傳謂俯而憑之是也若朱允升謂車中之机則車中是軌車傍从元係轅端衡木並無通作机字者

帝乙歸妹程傳以帝乙爲成湯又爲祖乙按紂父名帝乙成湯名天乙天乙祖乙自皆與帝乙不同但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又曰湯以乙生嫁妹木天地正夫

婦則當時原有以帝乙屬成湯者觀後漢荀爽傳其對策引易有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是也惟左傳杜註則指定微子之父與虞氏易曰紂父正同此是正解若又曰祖乙此卽鑿度所云六世王者商自湯至祖乙雖有十餘帝而父子相嬗祇得六世則正指其人要知天乙祖乙原非帝乙第漢儒解易必謂文王口中或不應斥言近帝則寧將三乙溷稱之而後儒冒昧卽亦相習不察耳

本義既濟亨小利貞以小字作句謂之亨小此本王



輔嗣註然實不始輔嗣虞仲翔即有小謂二也柔  
 得中故亨小之文則始于虞矣後儒不見至以前  
 易不知所始然本義則亦但本王註耳他何從知  
 之  
 小狐汔濟汔幾也王輔嗣謂能剛健拔難然後克濟  
 此稍有以汔為畢力之文然未嘗明註曰汔當為  
 仡也程傳遵其說竟改仡字且引秦誓仡仡勇夫  
 為証則失漢儒註書義矣易有習用字并卦汔至  
 亦作幾解且與坎水接濟彼此隱合則何不如字  
 為恰當乎

豐之初爻雖旬無咎旬者十日之名鄭康成所謂十  
 日者朝聘之禮是也自荀慈明本作均字而王輔  
 嗣遂註旬為均致程傳本義俱以均字為旬字釋  
 間嘗疑之及考周禮均人註凡均力政以歲上下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  
 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康成註云旬均也引易坤為  
 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為証此即荀王釋均之所始  
 第細繹禮文此是康成誤註者按公旬三日此與  
 王制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同其曰公旬者非謂  
 均人公役必當限以十日也歲以日為始日以旬



為終但言旬而日之成數已該所謂公旬亦祇曰  
 公役之日云耳康成意以為三日兩日不當稱旬  
 故遂註為均此孔仲達疏鄭意所謂三日非十日  
 者然以均人均力而立為均政亦何難直作均字  
 且本文前後凡為均字者不止十餘獨此一字忽  
 以異形參其間世無是理若內則旬而見文亦註  
 作均此即康成註公旬之成見而一誤致再誤者  
 按內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  
 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其所云旬而見者正  
 云越十日而始得見也曰未食已食者于十日之

際見時或已食或未食也乃註旬為均則其義難  
 解于是增其說云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均而見者  
 以生之先後見之既見乃食則于本文既周章不  
 明而且增同時生子之說傳會增飾大無理矣若  
 其引均旬字義証左絕罕既引易說卦傳坤為均  
 有今本作旬字為証則有無今本原不足憑縱有  
 之亦字形之誤非本義也乃既取作証而其証內  
 則則又云旬字是均聲之誤則仍屬誤字並非字  
 義且幾見均旬為同聲者即此兩證皆周章之特  
 甚者而王氏承誤註旬為均是王氏作証本欲攻



鄭氏之短。而此獨拾其棄。唾而不自知。何也。况康成註易。則又仍作十日也。

鄭康成註雖旬无咎。以旬爲十日。此是確解。前旣已詳言之矣。但其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又云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詳其說。似云禮限十日。過限卽非常禮也。此于易義爲最合者。第其禮別無他據。且初爻朝四。爻亦不可解。豈以初九爻辭有遇其配主語。謂四本初配。而主有君稱。故當朝耶。然

則九四亦有遇其夷主語。此誰主耶。此四又當朝誰耶。

師中之中。雖以二居中得名。然兵法大將居中。卽春秋傳所云將中軍者。蓋兵雖凶。禮尚右。然兵貴有參參。則勝而兩。則爭。何氏訂詁以周書人道尚中耳。目役心當之。非無爲也。

師左次者。兵禮尚右。右前左後。八陣以前衝爲右。後衝爲左。是也。若焦弱侯云。四乘坎之上。與兵法右背山陵。左前水澤意合。故曰左。朱楓林旁註謂四變則互震爲左來矣。鮮云。乾先坤後。乾右坤左。故



明夷六四陰也曰左腹豐卦九三陽也曰右肱此皆以兵法并乾坤為說統不如卦例以上一爻為右下一爻為左之簡當然此猶尚是有據之言

七日來復只從剝之上爻至復之初爻合七爻為七

日蓋十二辟卦以剝為陽之將盡復為陽之初生

故特取二卦為辟卦之驗則就剝上爻歷坤六爻

至復而合為七日十二月建午一陰生姤卦始歷二

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而陽將盡矣至其所

六陰坤則陽既盡而于是一陽復生謂之復其所

以必從剝起者緣姤遯觀坤皆別為象義而惟剝

與復則專言陰陽消長之理與否泰同故剝復倒

對復但觀復而剝在其中不必別取他象而惟

以復之所始者為剝之所竟曰七日如臨觀倒對

臨但言臨而觀在其中不必別取他象而惟以

臨之所進為觀之所止曰八月臨進而泰大壯夫

觀為此定理亦定例也侯果謂十一月天行至子

五月天行至午凡歷七月為七日其不言月而言

日者猶幽風以一月為一之日二月為二之日也

則自十一月子至十月亥仍是六陽六陰臨觀八

月之說恐梓卦相形例無重見且八月是月七日

是日以月作日究為未安且六陰六陽亦是六月



非七月也。若何氏訂詁謂七日即七月然非自五月建午掄至十一月建子為七個月只五月便名七月。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則七日二字專屬五月。一月謂五月一月而即已來復大是無理。惟李鼎祚易解謂易乾一歲有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坎北方冬至震東方之卦為春分離南方之卦為夏至兌西方之卦為秋分此四正卦若艮巽坤乾則四隅計分直四時每一卦司一季一爻司一氣每卦六爻六氣合之得四六二十四氣而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復十一月起至坤十月止說見前每一卦各管四卦如坤

卦也其所管為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凡五卦直一月一爻直一日合

之得五六三十日是易六十四卦除四正卦不直日外自十二辟卦以及餘四十八卦凡六十卦合之剛得三百六十日當一歲周天之數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又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加之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合之得四百二十分而以六十卦計之六七四十二每卦又各得七分是一卦六爻該所得六日零七分而以為七日舉成數也。今剝之至復隔坤一卦則正隔六日七分為七日此以易緯分卦直日之法解易似



乎精確但其中有大謬者夫剝之至復雖曰七日  
 實在坤亥一月之中特未嘗外兼他月如臨觀八  
 月之可以月計故却月書日耳所云七日約七爻  
 之日耳今直限七日而又非一爻一日反以六爻  
 該七日是專以日不以爻似推曆法非推易法固  
 已非是至實以分卦直日之法計之則所云自坤  
 至復者計坤直十月凡管四卦坤之至復必歷未  
 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至于復則已隔四七二十  
 八日而况復之所接又是中孚豈不是坤若謂中  
 孚與復止隔一卦陽氣之動實兆中孚則于陽生

于復與于復見天地之心諸語又齟齬不通况京  
 焦緯學甚屬矯強卽時月與日並無分別積日成  
 月積月成時原無有二今十二直月既同列直日  
 之數而獨于直時四卦不錄直日此皆以曆數強  
 合易數而究竟不齊不可訓者至覈日則尤謬之  
 謬矣若近儒因推算不合又從而小變之謂七日  
 之日以曆書每日一周天之日言不以緯書六日  
 七分作一卦之日言則此說易乎抑說曆乎何不  
 通至此

論語唐孔氏疏引春秋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



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  
 受臨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此即三正相傳  
 舊說而以三辟卦合之復辟十一月臨辟十二月  
 泰辟正月十三月者正月也  
 易緯通卦驗論八風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風不周  
 立冬之候坎風廣莫冬至之候艮風融立春之候  
 震風明庶春分之候巽風清明立夏之候離風景  
 夏至之候坤風涼立秋之候兌風閭闔秋分之候  
 此即直曰卦氣說而又小變者然亦說卦次第也  
 融風一作調風即條風

漢藝文志列尚書目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故書之所起遠矣則漢時皆以圖書為書冊非  
 點注圖畫如今陳搏所傳也但祇以洪範當洛書  
 則惑于孔安國劉歆諸說為非是耳若隋志謂河  
 洛紀易代之徵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又云孔  
 子別立緯文及讖以遺來世其圖出于前漢有河  
 圖九篇洛書六篇又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  
 文又別有三十八篇雖其言不經然其以圖書為  
 書冊之名則在宋人以前大抵相同  
 河洛圖書有謂自堯舜時所出尚書中侯曰堯沉璧



于洛。玄龜負書。舜禮壇于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見後漢方術傳。序河洛之文。龜龍之圖。註

漢代圖讖皆冒河洛名。如元和下詔有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類。

東漢楊厚傳。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此以圖讖為河洛書。如曹褒傳。河圖括地象

類然。亦是書。非陳氏圖也。傳稱厚祖父善圖讖。又云厚曉讀圖書。及太后引見。特問以圖讖。可驗若

黃瓊疏。順帝謂宜開石室案河洛。則專指災異言。又不同。

崔駰達旨。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注引乾鑿度。謂

太乙之行。從陽出而從陰入。起于坎北。從中男出也。止于西南之離。從中陰入也。則離不在南。而在

西南矣。故二四為肩。離二與兌四也。蔡氏以洛書配皇極。而不知出入先後。誤以坤九在南者為離

離。二在西南者。反為坤。是以九宮襲大傳方位。而全失大衍之卦數者也。其誤如此。而斯世尚指為

洛書何耶。

舊儒論互卦。以京焦馬鄭諸說為據。此師承之說也。後有據及大傳者。如二四同功。為下互。三五同功。



為上互類亦既明曉奈俗學鄙陋終執王韓之說  
 謂無互卦予作仲氏易時已引本易爻詞及春秋  
 傳斷詞確示之矣後作推易始末又悟伏羲卦名  
 早及互卦如乾兌為履履者禮也乾兌西金之卦  
 於行屬義焉有所謂禮者既視其畫三三則上互  
 為巽下互為離離巽于南方為火于行為禮則在  
 卦名已有之又泰之六五有帝乙歸妹之文泰為  
 坤乾並非震兌安得有兄妹之稱弟以三五上互  
 震二四下互兌故及之三三則演卦立名且有旁  
 及互體者况其他耶予同館喬侍讀作易俟一書

極駭互卦且曰折衷孔子予不知其何所解惜不  
 作一劄語之

震來虩虩字不見他書即音與義亦不明嘗攷許  
 叔重說文虩字無訓但引易云履虎尾虩虩恐懼  
 按履卦四爻祇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並無虩虩恐  
 懼四字疑有錯誤後觀黃氏韻會其釋愬字曰音  
 與索同又云驚懼謂之愬而丁氏集韻則云或作  
 虩亦作覩至毛晃增韻則並出愬虩覩三字皆釋  
 驚恐始知說文所引虩虩即愬愬其引易文則止  
 履虎尾虩虩五字而恐懼二字則釋虩虩之文也



履卦止愬愬而震卦有虢虢蘓蘓索索三重字虢  
 與索與愬同音皆生賁切而愬與蘓又同音皆生  
 徂切惟毛晃音汜逆切稍異而其釋恐懼則諸書  
 並同宋儒不識蘓蘓索索之解誤祖虞仲翔說謂  
 蘓者死而復生索者索然氣盡吳澄熊過奉為金  
 科至妄為解義云虢者蠅虎之名則豈有生物名  
 而疊之作重字者其誕妄可知也按虢亦重字莊  
 子虢虢然驚  
 愬愬虢虢同字故履之履虎尾愬愬馬季長本作虢  
 虢震之震來虢虢荀慈明本作愬愬對較便明易  
 不經秦火任人傳讀故同讀之字一字數形其譌

反多于他經有如此

商瞿魯人春秋時善易者其為孔子弟子他無可考  
 惟漢史有云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魯橋  
 庇子庸肅授江東馯臂子弓弓授燕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乖子乖授齊田何子裝漢興田  
 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是孔子之易五傳至  
 何為漢代傳易之宗而其親受孔子者實商瞿也  
 若乾鑿度稱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  
 益于商瞿氏曰子有望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鳳  
 鳥不來河無圖至天之命也于是始作十翼是夫



子素不知易反受教商瞿氏而後作易傳謬矣。若後儒作偽子夏傳有云孔子之易傳之子夏商卽子夏名瞿子木者別是一人則橋底子庸駢臂子弓輩皆連類並稱一人耶抑兩人耶。子夏傳易無考史志子夏傳詩文選有子夏詩序或云詩小序亦子夏作又子夏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諸儒曾爲訓說風俗通云穀梁赤子夏門人故舊稱詩禮春秋皆子夏所傳述者然並不及易卽後漢徐防上書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則詩禮春秋而外并書亦並歸子夏。

然亦無易名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撰述惟隋唐志有子夏傳二卷不知所始或謂係漢時杜子夏作以子夏名同見誤其說見孫坦周易析蘊然亦無實據嘗考陸德明釋文及李鼎祚易解亦偶引及則在唐時已信行其書然陳氏有云釋文易解所引者反爲今子夏傳本所無有又在隋唐志止云二卷上卷已殘闕今所傳本有十一卷又孫坦云或取左氏傳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曰縣官今亦無左傳與縣官之稱則不惟非子夏傳亦并非隋唐所傳本矣若晁以道謂舊子夏易



傳二卷。唐劉子玄已知其偽。然其書不傳。今號爲子夏傳者。宗文總目知其爲偽。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獨知爲此。唐時張弧所作。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按弧爲唐試大理評事館閣書目。曾載弧所著書。然亦無言作僞子夏傳者。予仲氏易中亦偶引傳文。并經文互異。字總見陸氏釋文及李氏易解本。若今所傳本。則向無其書。今適爲崑山徐氏所雕刻。亦急閱一過。然並不引及總之僞書。無可道耳。

左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知所指。孔安國謂三墳

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則其三與五亦但合三皇五帝數目。而作僞三墳者。竊子華子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遂造三墳名色。曰山墳形墳氣墳。謂卽義易與連山龜藏三皇之易。則無理矣。至八索九丘。孔氏謂夏商周所傳大訓。然又謂八卦之設。謂之八索。求真義也。九州之制。謂之九丘。言九州所聚也。則豈八卦之設。在夏商後耶。若山堂考索曰。八索八卦之說。則正述孔氏語。然孔氏又謂先君孔子讚易。



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則八索九丘總為夫子所除黜者更不可解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康成謂連山夏易歸藏商易與周易而三此必師承有據之說故禮運引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註者謂即歸藏之書其名坤乾者以周易首乾商易首坤也然又名歸藏以大傳曰坤以藏之也由此而推則連山為夏易可知故干寶謂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小

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則以連山歸藏道與炎黃二帝氏號相合則必二帝原有其書而夏商因而用之此與皇甫謐帝王世紀夏人因炎帝而曰連山商人因黃帝而曰歸藏正同若杜子春賈公彥輩註三易謂連山作于伏羲歸藏作于黃帝合周易為三易則以連山屬伏羲為夏易所因之書與連山本神農周易本伏羲之說大相刺謬而後儒祖其說以闢康成且有謂連山歸藏并非夏商之易則并賈杜亦矛盾矣賈杜謂夏易本義易未嘗謂有義易無夏易也正惟夏商原有易而



周官太卜掌卜筮之法則三易兼用故并及之觀左傳國語筮卦有遇艮之八泰之八語註者謂夏商易占變不用九六而用七八故云公羊傳疏孔子欲作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宋氏云此夏商之卦名則明明夏商有易且亦明列之三易之數為太卜兼用與周官同而不學之徒尚謂夏時非易名義易非夏易何其陋乎

舊儒作三統說者有謂周正建子實得天統故周易以乾為首乾者天也商正建丑實得地統故商易以坤為首坤者地也夏正建寅實得人統故夏易

以艮為首艮者人也按乾天坤地以之合天地二統最為明確惟艮為人統頗費解說一曰艮卦畫象似古文人字三不無穿鑿一曰周易艮卦六爻皆以人身取義則夏易連山何得先曉周易爻辭而取義于此若宋人謂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而艮則終始萬物者其于首艮之義則得矣然以為人統則仍未解按說卦傳艮為東北卦于方為寅寅者人也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也則艮為人統亦猶之寅為人統而又何疑焉十二辟卦十二月卦也自復至夬而為乾自姤至剝



而為坤凡十二卦配十二月每一卦為一月之主  
 辟者君也主也謂主一月之卦也若推易之法則  
 適以此十二卦為聚卦為他卦移易之主亦名十  
 二辟卦其或以乾坤二聚卦無移易法則又去此  
 二卦名十辟卦故漢儒又有十辟卦之說宋朱震  
 元朱升做漢儒說作十辟卦變是也其又名六辟  
 卦如乾鑿度洛書摘六辟以建紀則又去十二之  
 半者若晁景迂謂歸藏偽書中及十二辟卦似辟  
 卦之說在夏商已有之則以歸藏本後儒偽撰而  
 辟卦之說在偽書前遂襲取之非有他耳

于寶註三易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然又  
 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  
 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  
 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  
 易也初乾初夷坤即初艮初兌初犖坎即初離初釐震即  
 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則連山終艮歸藏次坤與首  
 艮首坤之說自相牴牾且以大傳帝出乎震一節  
 為歸藏之易亦不合且亦不知所據若又云伏羲  
 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  
 易大成為後天此即宋儒以伏羲為先天以文王



為後天以八卦為小成以六十四卦為大成之所始夫大傳祇有八卦而小成一語此又增中成大成原是不妥且其云小成者就揲著者言之謂十八變中九變而成內卦祇為小成必十八變而後引伸觸類能事已畢非謂伏羲祇畫八卦至神農而後重之如京房所云神農重乎八純史記所云神農觀日中交易而作重卦也八卦因重皆伏羲事與神農無與大傳自明其以小成屬義易固已可怪若宋人造為因重之法陰陽太少層累加畫指為先天而以先天屬伏羲乃取說卦中夫子所

傳義易卦位顛撲不破者指為後天反以為此文王易非義易則悖誕極矣小成大成先天後天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皆前人已言而更易其說遂致懸絕始知偶然之言後將憑倚不可不慎也又大傳有上古結繩而治作易者其于中古語後儒遂增入下古以為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易之影嚮可笑類如此

連山歸藏二易久亡按北史劉弘奏購求天下遺書其時劉炫頗有名遂造偽連山易魯史記等百餘卷上之已取賞去而後有訟之者免死除名鄭樵



謂連山易至唐始出皆偽書也崇文總目載歸藏  
 易晉太尉參軍薛貞註在隋世尚存十三卷後祇  
 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至唐世又有司馬膺註十  
 三卷至宋亦亡晁以道謂商易為張天覺偽作或  
 云卽司馬膺作故吳澄謂連山歸藏劉光伯司馬  
 膺偽書也若衛元嵩作元包亦以先天後天太少  
 陰陽立卦一如于寶所言為宋人竊襲偽造之始  
 然亦冒名歸藏易以坤先乾此則倚傍不足道者  
 第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  
 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則必漢時尚見其書

故字數鑿鑿如此惜不可考矣

宋人以義易為先天文王易為後天始于陳搏此竊  
 于寶伏羲先天神農中天黃帝後天之說而改襲  
 之然不及中天也先天後天見文言若中天則楊  
 雄太元列九天之名一曰中天非中古之謂後有  
 造為陳氏中天圖者已可笑矣至宋咸淳末有東  
 嘉朱元昇者全襲其說作三易備遺以連山為先  
 天卽伏羲易以歸藏為中天卽黃帝易以周易為  
 後天卽文王易此竊于寶中天之名而又改其說  
 以附于陳氏三天之所未備仍取蔡季通所定河



圖洛書而反之以一至九爲河圖一至十爲洛書  
悉如劉長民鈞隱所傳者以之糾纏八卦之中命  
爲易本乃取陳氏先天圖反覆回互以當連山取  
舊儒納音說牽強傳會以當歸藏然又以禮器引  
夫子曰吾得夏時一語雜及律歷枝幹陰陽分合  
之數以克連山欲避文王後天卦位仍用先天轉  
旋四象老少諸說以克歸藏則又與連山先天歸  
藏納音之私說又無所分別且干寶以大傳天地  
定位一章爲伏羲易以帝出乎震一章爲連山易  
而此又竊襲而更改之以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

章總爲連山易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爲歸  
藏易大易何書夫子之傳何傳乃可任意割剝  
枉揉曲爾創彼見我執此臆有如是者此侮聖言  
無忌憚之甚者也元昇中嘉定武舉爲處州龍泉  
等處巡檢咸淳中兩浙提刑上其書薦之而不見  
用今崑山徐氏雖其書入經解中凡十卷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 又初晴稿

姜兆熊芭齡 姜兆驊日于較

易小帖 三

仲氏曰少讀屯至二爻懣極何以乘馬又何以班如

急繙王氏註及朱氏本義但曰乘馬耳班布不進

耳則倍懣不已

仲氏嘗謂自輔嗣易出而漢魏諸家之易俱亡自元晦本義出而宋

元以後之言易者俱統于一斯世之易祇二家耳

後得推易法知二四與

上皆與陽爻為對易非汎汎六爻中陰陽奇偶者

比則應有婚媾之象其皆曰乘馬宜也然且各對



易而各退。居于陰則亦各宜。有不甘。妃合之情。于是又皆曰。班如以合之。屯難難進之義。其鑿然明確。有如是者。

又曰六三亦陰爻而无婚媾。正以三獨無移易也。有難之者曰二陰與五陽應。四陰與初陽應。三與上皆陰無應。故不乘馬。非關移易也。則何以上又乘馬乎。

仲氏曰蒙之初筮與比之原筮亦易中要會。王不註及朱則但指筮者言。借問六十四卦何一非筮者乎。

又曰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蒙卦而忽及此最屬可疑。而不義。但云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象。以觀輔嗣則云上不求三而三求上。故不有躬。則細審六爻中。凡上陽下陰。上陰下陽。內外奇偶相應。何限何所見。而謂此卦六三當求上。此卦上九不求三也。若金夫多金之夫。然亦有說。以兌為金。艮者金之夫也。以兌少女當配艮少男也。此在推易九三為升之互兌。故云。而王氏以金夫為剛夫。此何稱也。若然則必木公稱柔夫矣。王氏不尚五行。然亦有本文五行不可不講者。彼安知之。



仲氏曰唐後儒不曉取象然動輒曰象如小畜一卦  
 頗難解說而本義以象字了之於密雲不雨自我  
 西郊曰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復自道曰  
 故有進復自道之象輿說輻曰故有輿說輻之象  
 夫妻反目曰又有夫妻反目之象有孚血去惕出  
 曰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有孚攣如富以其隣  
 曰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隣之象既  
 雨既處曰故為既雨既處之象如此則凡上下經  
 六十四卦祇用此一語了之足矣何必又註也初  
 讀小畜至密雲二語頗不能解及讀小過九五復

有此二句而重疑之間考輔嗣註則第云陽上薄  
 陰陰不能固陽故不雨夫以一陰而內外皆陽何  
 曾上薄以五陽而為一陰所畜何曾不固且不固  
 不雨不必西郊也縱有西郊亦不必云自我也及  
 觀推易則無絲毫可假借者夫以坎之為水也其  
 未成為水則稱雨如曰雷雨之動滿盈是也未為  
 雨則又稱雲如曰雲雷屯是也故猶是坎水而不  
 成坎則不成水不成水則并不成雨此辭例有然  
 者今小畜一陰從姤夫來夫之上兌上半坎也姤  
 之下兌下半坎也乃以兩半坎合之而成小畜其



在一陰則仍當兩半坎之間此非密雲乎不成坎則不成雨非不雨乎推之小過則上震一陽下艮一陽震為上半坎而艮為下半坎與夫婦同乃合之而成小過其在二陽則仍當兩半坎之間與小畜同此天然比合者而况兌為西郊小畜小過皆有互兌而小畜陰主之小過陽主之則其所為西郊者皆稱自我無可易也所謂易有五易而實不易者此也

仲氏曰同人利涉大川按卦爻並無川象言象者自此窮矣此王輔嗣所以有一失其原巧愈彌甚之

能者耶  
謂也但王註于此並不釋一字此豈非并巧亦不能者耶

仲氏曰夫子大象于卦爻無與然間有從推易者如隨卦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合兌震澤中有雷全無晦宴嚮息之義而侯果曰坤為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上為休息入宴者也此推易也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損合艮兌山下有澤亦全無忿慾窒慾之義而虞翻曰乾陽剛武為忿坤陰吝嗇為慾損乾之三以成兌說故懲忿據坤之上以成艮止故窒慾也此亦推易也



陳氏所傳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本義襲之  
 載周易之首然當時實不明指為孰圖孰書故李  
 溉親受之陳氏不再傳而劉牧作鈎隱圖易解即  
 已顛倒其說指五十五數者為書四十五數者為  
 圖賴阮天隱作偽關朗傳以闢之然後南宋諸儒  
 翕然變名如今所傳本然究有不盡變者朱子發  
 作圖註聶麟作圖解魏華父張文饒作易義朱日  
 華作三易備遺李蒙齋作學易記皆尚顛倒如劉  
 長民說然則為圖為書在創授家且無成軌後此  
 者將安宗之

朱漢上好論卦變即大傳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亦以卦  
 變為解謂大過自遯四變所成一變訟乾見坤隱  
 不封也再變巽木而兌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  
 為目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坎兌為節喪期  
 無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槨也凡言卦變者  
 皆稱之不知取大過而歷就其他變者以為象則  
 是他變卦非本變卦固無理矣至略按其說惟巽  
 木兌尅為不樹稍近理若乾見坤隱則卦原無坤  
 也至離目兌澤坎兌為節即自解亦不明矣若巽



木兌口而納乾人于其中謂之棺槨則直襲虞仲  
翔說與卦變何與焉

革巳日乃孚漢儒皆作巳革之日解然象詞巳革之  
日乃始孚信猶云民不可與慮始必既革而後信  
之尚可通也至爻詞六二巳日乃革之則不通矣  
豈有巳革之後乃始革之為成文者惟朱漢上震  
以先後庚甲推之當是戊巳之巳此是確解但戊  
巳之巳亦有數義一說金曰從革于干為庚兌之  
行也遇離而革先金一日為巳居火金之間正革  
之當其時者一說十干至庚有更革之義自庚至

巳十日浹矣巳日浹日也革不即孚浹日乃孚所  
謂乃者有待之詞耳一說天有十日甲至戊為前  
五日巳至癸為後五日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  
如以十日為率與其革于未及中半之前不若革  
于巳過中半之後亦所謂不輕革者乃者難詞也  
一說戊巳屬土巳則陰土也陰土者濕土為金之  
母凡四時之行火金為序金生于火必伏之未土  
之中今離火將尅兌金則中隔未土以為轉尅為  
生之地故月令于金火之間置一中央土卦位于  
離兌之間置一西南坤則此卦上兌下離接以巳



土于義甚合舊舉諸說仲氏極以後說為當既而  
又謂巳土之說亦即巳日中該之但火金之尅藉  
土為生是調和之非革之也遂不從蓋說有極精  
而仍未當者如此甚夥不可不辨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較之則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其數不合于是漢儒立說紛紛而起然大  
概牽強附會並無一當惟唐崔憬闡陰陽老少之  
說謂陽從三起順數至五七九而成老陽不取一  
數陰從二起逆數至十八六而成老陰不取四數

去一數四數而適得五十此稍近理然夫子傳文  
不然其于大衍五十之後即接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語明明以此作五十之註謂天  
數與地數相合各有生成之數而生數止于五成  
數止于十雖合數五十有五而生成大數止得五  
十此夫子自為釋者若宋人朱元昇作圖書合數  
謂河圖之數四十有九此依劉長民合之洛書之

數五十有五共百數也而分陰分陽則陽數剛五  
十陰數亦剛五十無少偏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  
者如此夫合百數而止取五十取陽乎抑取陰乎



且天數地數止有此數今所稱圖書者各言之耳  
以其所各言者而并數之將所云天數五者今天  
數有十所謂坎一離二者今有坎二離四此大亂  
之道也夫夫子明數其數而指實之曰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而此反曰天數五十地數五十夫  
子明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此反曰天地之  
數一百可乎陳氏河圖原竊鄭康成大衍之數註  
故五十五數與夫子所言之數合若洛書則竊乾  
鑿度太乙下九宮法其所云四十五數則自有易  
以來並無此數不惟夫子傳中無此卽漢儒田何

以後下至唐儒孔陸諸徒言易千家亦何曾曰天  
壤間有曰十五數之易而宋後丹竈之家亂及九  
筮六經從此掃地矣

易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  
此陳氏先天畫卦所杜撰者宋儒回護其說無所  
不至卽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上下經終坎離  
既未濟一節繪圖者以乾一與坤八畫作一層爲  
上經之首以兌二與艮七畫作二層爲下經之首  
以離三坎六畫作一層爲上下經之終以爲至精  
然而震四與巽五無屬矣且其以兌艮爲咸恒者



謂咸卦兌上艮下也。不知倒易為恒則又震上巽下矣。上經卦一層。下經卦二層。未嘗均等而圖繪儼然何也。

易卦原無數。其有數者。總以大傳卦位為言。如坎之一。乾之六。以坎位正北。乾位西北。與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之。相合。故云若乾一兌二。何據乎。陳搏作先天圖。位因兩儀四象畫卦而設。故陰陽老少並非四象。而圖以四象為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因之以乾為老陽。坤為老陰。震坎艮為少陽。巽離兌為少陰。若據唐崔憬老少

之數。則乾九老陽。震七長陽。坎五中陽。艮三少陽。坤六老陰。巽八長陰。離十中陰。兌二少陰。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全然不合。若以揲著之老少言。則乾九老陽。坤六老陰。震坎艮皆七。少陰。巽離兌皆八。少陽。其于乾一兌二。諸數又不合。然而揲著之數。宋人所稔講也。乾九坤六。兩少七八。程朱諸儒皆取用為說者也。于是巧為曲全者。造作四象八卦位數圖。謂位從一至四。順數。數從九至六。逆數。乾為太陽。則位一而數九。巽離兌為少陰。則位二而數八。震坎艮為少陽。



則位三而數七。坤爲太陰則位八而數六。其位無五而數無十。正以合之圖書。八卦中央無位數之旨。可謂匠心巧妙矣。然以合之先天之數則乾兌離坎艮坤六卦尚可強合。而以震三之數當位二。數八之陰與五之數當位三。數七之陽則鶴黑烏白矣。六經以聖言爲主。非聖之言雖多方。饒飾無一而可。若卦位之數經無明文。但就說卦推之。則震一與二離三坤四兌五乾六坎七艮八。此斷斷不易者。卦位無數。著莖有數。故易之有數。始于揲著。然其數

則夫子白言之。無容後人增減者。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揲著法以四莖起揲數。老陽數九以四乘九則四九三十六爲一陽之數。乾有六陽則三六一百八十。又六六三百六。合得一百一十。六策又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老陰數六以四乘六則四六二十四爲一陰之數。坤有六陰則二六一百二十。又四六二十四。合得一百四十四。策又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謂乾策二百一十六與坤數一百四十四。共得三百六十。與律曆一期之數相值。故曰當非謂易數必合曆數也。乃又



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謂上下二經六十四卦該有三百八十四爻而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可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可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其云當萬物之數以無象可當則取其盈數約略指之曰萬物其不得再指曆數可驗也宋人拾得舊儒凡卦皆反對一語以為屯反為蒙只是屯卦需反為訟只是需卦于是將六十四卦中可反對者合并之凡五十六卦竟并作二十八卦而以乾坤坎離頤大過

中孚小過八卦不反對者通計之得三十六卦乃即此三十六卦中計其爻該有二百一十六于是二百一十六其六十之策共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策因繪圖立說名為周易六宮圖而大斷其說曰周易全數萬有二千九百六十策當邵氏皇極經世十二萬九千六百策一元之數是夫子之言非矣且不知其以二百一十六乘六十之數所謂六十者何數也夫反對之例創自文王而夫子于雜卦言之前儒又言之原非宋人創說可不必多方曲求過作狡獪若六十四卦則儼然在列周官



太十三易明云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  
卦皆六十有四而宋人敢曰周易三十六卦周易  
全策夫子明明指定之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而宋人敢曰周易全策萬有二千九百  
六十當邵氏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其離經叛道可  
謂極矣。義文作易未嘗爲律曆設其云當一期之  
數偶然以數適相當故云觀其後祇曰萬物可知  
若止作律算盈萬累億則一天文生能之卽不然  
一會計更能之曾何足以難儒者而愚者輒以加  
一倍法爲神奇一似夫子翻有所未解者故吾謂

律呂之學亡于備數推易亦然非虛語也

乾坤二策其數正合三百六十以乾二百一十六坤  
一百四十四合之剛三百六十也其他屯蒙需訟  
四卦則屯蒙二陽需訟四陽合得六陽屯蒙四陰  
需訟二陰亦合得六陰正與乾坤二卦六陽六陰  
相合則其數亦自應三百六十此不須計也又推  
之師比小畜履四卦師比一陽五陰小畜履一陰  
五陽又適與乾坤六陽六陰合亦適得三百六十  
之數遂妄起推測以爲上下經序卦之例皆以三  
百六十數爲度自邵氏闡先天圖後凡南宋言易



者爭相趨附乃作上下序卦例圖于以合于皇極  
 經世運會之數及推之泰否同人大有四卦則泰  
 否三陽三陰同人大有五陽一陰合之得八陽四  
 陰共四百一十四策是必退其贏以合之三百六  
 十謙豫隨蠱四卦則謙豫一陽五陰隨蠱三陽三  
 陰合之得四陽八陰又必增其缺以合之三百六  
 十則全易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原合上下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而統成之既可那  
 移則雖乾坤倒排六子混列彼此那移何嘗不合  
 而以之定序卦數例此欲效狙公狡儉作暮四朝

三之術而又不能矣宋人竊前儒一說遂矜為獨  
 得卽以此反訾前儒及其既而浸淫無忌竟纂易  
 聖言而不之過然倒底紕漏向使京焦施孟之徒  
 有一于此則華山授受何處駐足况邵蔡後人之  
 瓌瓌者與

揚子太元分大衍之數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  
 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此卽鄭氏大衍之註所  
 由昉但鄭氏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  
 合金五十合土一生一成俱全舉其數而太元五  
 五生成兼并在五則有名而欠其實在十則得實



而亡其名。蓋以生數之極，即成數之本。故六七八九俱從五數重累之。如五加一則為六，故六與一合以六，即一也。五加二則為七，故七與二合以七，即二也。至加三為八，加四為九，皆然。則五加五為十，不必言十，而十在其中。以五五即十也，亦不必言五，而五在其中。以五五為十，則一五為五也。故夫子言大衍之數，明知為五十，有五而實指其數。然又闕五數而曰五十，則正以生成全數本末交互處概言之，以合之揲著之策已耳。若太乙下九宮法，今之冒稱洛書者，謂太乙不再居中宮而有

五無十則又失大衍數矣。揚子五五正與夫子說有合，而予作仲氏易時仍不用之者，以五位相得，本文自具，必欲暴白其闕五之故，恐聖言亦無是耳。

虞仲翔以納甲闡五十五數，謂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戊坎己離相得合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壬壬地癸相得水，其言天地者，即乾坤也。蓋十日之數，自甲至癸，即自一至十。乾納甲壬，以甲一壬九皆乾數也。坤納乙癸，以乙二癸十皆坤數也。自是而震納庚數七，巽納辛數八，坎



納戊數五離納巳數六艮納丙數三兌納丁數四  
 于以合于五位相得原數亦俱彷彿此本漢儒舊  
 說而宋人多宗之者若劉牧竊襲虞鄭兩家之意  
 以一六合次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其為  
 八純者本之康成已得四十數而以中央五十則  
 倣之仲翔天地之數以為天九地六合為十五共  
 五十五數則天地乾坤各分位數與虞氏之祇合  
 卦氣者又有礙矣天地即乾坤支干圓轉位無一  
 定故數無一名豈可以大傳所定卦位而乾坤天  
 地雜見錯出如是者陳氏之徒務為新異而不知

其不合如此

馬季長論大衍數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  
 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  
 十四氣太極一兩儀二日月又二于以合于四時  
 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之數則剛得五十其用四  
 十九者以太極不動也天數地數合五十五此夫  
 子自作大衍之數之註而別取日月時氣以實其  
 數固已非是且其稱太極為北辰本漢儒易緯習  
 說然而北辰生天地可乎北辰樞機轉旋天地謂  
 之運猶可謂之生則豈其然



有以律呂配易者亦祖馬季長說謂太極配黃鐘兩  
 儀配陰陽二律日月配二變四時配四清聲五行  
 配五聲十二月配十二律二十四氣配二十四調  
 已剛得五十之數矣于是以七聲衍七調為其用  
 四十有九以七聲乘十二律為其別六十有四以  
 三百六十律為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數其于說非  
 不巧合然以之言易于易理無與以之言樂于樂  
 聲無與則何必然矣算律而律亡今乃以算律者  
 而移之算易易焉得不長晦耶

鄭康成註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一二三四五為五

行生數六七八九十為五行成數合五十有五其  
 所以闕五為大衍數者以五行生成兩兩并合則  
 五行各氣其分有兩其并即一故曰五行各氣并  
 氣并而減五是也朱漢上不解其說而以氣并為  
 氣通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皆有五行之氣通  
 于其間共五十五數而去五數為五十此與京房  
 乾鑿度說俱合然全非鄭說強以坐之不可為訓  
 且五行之氣既已通之何故又去之亦不可解  
 荀慈明謂卦八爻六以六乘八六八四十八加之乾  
 坤二用為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潛龍勿用也



夫乾坤二用宜有十五。劉長民以二用十五加八卦四十共五十五。正此數也。若以用進一以勿用退一則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蒙之六三勿用取女皆當退一爻矣。豈有此理。

大衍之數夫子但言乾坤之策而不及六子以揲著之法老變少不變乾老陽坤老陰老則當變故及之若以二少言則少陽數七以四揲相乘則四七二十八每卦六爻六其二十八則一百六十八也。少陰數八以四揲相乘則四八三十二數每卦六爻六其三十二則一百九十二也。以一百六十八

合之一百九十二則猶是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與乾坤無異。故震與坎離艮兌六子雖老少不同而其為三百六十策則八純皆同。故究推其極則二篇之數少陽策二十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為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陰三十有二凡一百九十二爻為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與乾坤二老之策無異。然其數亦止于此。若再推則又律歷家之事非易義矣。宋劉牧受陳氏之教然猶謂經惟舉乾坤二老三



是况其他乎

鼎之九二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為九二仇則以二五本相應且鼎以大壯之五剛為二所易則二為我匹其說是也若虞氏以九四為二仇而程傳以初六為二仇則雜亂矣無論五為二應且為二易二必匹五而即以有疾推之惟六五居離中而離伏坎位坎為心疾故有疾若初四則何疾之有朱漢上引偽子夏傳以為二與四為仇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怨耦敵我則既襲仲翔舊說而又以仇為怨恨倍失之矣隋時偽子夏傳以五為仇且註

曰君子好仇見陸氏釋文而宋時偽子夏傳則偽之又偽反以四為仇且以怨耦曰仇為解則正相矛盾緣後之作偽者不深考舊文凡唐儒所引者皆不之顧故並無一合而漢上引以解經豈不舛乎

范諤昌疑彖傳非孔子作以乾彖傳大哉乾元諸語文言又從而讚之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夫子不應自讚其語然明夷彖傳直以文王箕子對衍作彖則謂之文周舊文不得矣若謂諸象傳今所稱大象小象者皆周公作則更



不然從來一卦總名原有卦辭如春秋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類此即大象也亦皆有每爻小象辭如陳文子斷困之大過引困象辭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類此即小象也緣此時孔子大小象辭俱未見于世而在夫子之先又必先有大小象辭一如夫子所讚例故云云若周公原文則凡春秋傳卜筮所引必早及之矣夫子十翼其數目雖互有參錯然其云夫子作則自漢迄今無異詞者宋去古甚遠何足知之諤昌陳

搏門人

艮為門闕故凡言門者必有艮象在其中惟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本卦無艮不知同人從姤來姤初移二則初與二皆陰爻連三為艮為門此推易法也虞仲翻謂乾為門此本大傳乾坤其易之門耶語然同人五爻皆乾而以初同于四為出門則于象有未安矣若乾為門不補入說卦者以大傳已有易之門語則不必補耳他倣此

論語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往惑于范諤昌說以為非夫子作豈有夫子贊易之語而曾子可直竊



師說為已說者既而讀何晏論語集解知此與上節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連作一章則子既以在位為言而曾子即引子贊易之詞以為之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但彼有子云而此不加子曰者以此上獨係子言無太宰子貢雜說則不必又加子曰以別之也且或此句係古象詞而夫子偶襲其句如文言元者善之長類故曾子亦得引其言為証亦未可知不然焉知曾子為此言時必在夫子贊易後為夫子語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秋晴稿章大來泰占較章世法宗之較

易小帖四

蠱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馬融謂甲在東方其先三日為東北之艮後三日為東南之巽蠱之以艮巽成卦可謂巧合矣但以日作卦以一卦作三日俱無解處且于巽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能相通及胡雲峰襲其說謂先天圖離在東主甲由離而震而坤越三卦而得艮謂之先三日由離而兌而



乾越三卦而得巽謂之後三日離者日也此襲馬氏說而補救之然何所謂先天圖以文王作易而能據陳搏偽造之圖以為辭此笑話也且蠱之為卦以艮巽耳巽上下皆巽而先兌三位為坤後兌三位為坎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其于坤坎何取焉至來知德又襲兩家說以蠱合艮巽取易原圖為說與馬氏同而略顛倒之以下巽為先甲上艮為後甲藉以明異而于巽之先庚後庚則又取先天圓圖為說謂艮巽夾兌于西之中則錯亂極矣先天不當與易本圖兩相錯舉且巽只是巽而主兌而夾以巽且復加艮展轉無理來易之襲舊儒說而每多不合有如此

蘓子瞻傳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世多稱之但其說不可解據云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為陽盛陰生之時治將生亂也後甲三日子午辰寅也為陰盛陽生之時亂而後治也所謂終則有始也夫以庚甲十餘而忽以子丑十二枝當之已怪極矣且陰陽往來治亂循環何卦不可云而獨于蠱象發之有何理說乃其于巽五則又云先庚三日子午辰寅也寅盡于亥先陰而後陽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



已先亂而治也所謂无初有終也則甲以子戌申  
 為陰生為亂而庚又以子戌申為後陽為治甲以  
 午辰寅為陽生為治而庚又以午辰寅為先陰為  
 亂支離矛盾吾所不解  
 復出入无疾出入有二義蘓傳自坤為復謂之入自  
 復為乾謂之出李象先曰外陰用事為出內陽為  
 主為入其實出入即往來出為往入為來出者自  
 內而外入者自外而內本自明了若晁公武謂自  
 剝至復為入自復至夬為出則仍是蘓說但各少  
 一卦耳

觀卦觀我生生字最難解京房謂大臣當觀賢人之  
 性以貢于王直以性字釋生字猶是近理若朱楓  
 林竟以生之謂性之生字當之則以文王演易而  
 襲戰國告子之言以為辭真笑話矣至虞氏易謂  
 生即是民如憑生蒼生之生雖觀我觀民于易義  
 未合然猶顧字義而王弼以生為道程氏以道德  
 行義皆為生朱氏則專取行字而曰我生者我之  
 所行則不惟易義無涉試問從來有此字義否乎  
 明來知德謂觀生觀陰陽相生之正應也三之生指  
 上五之生指二上之生指三則惟二五為陰陽相



應三上並陰彼此不應且相應非相生也何氏訂  
詰謂一陰始生二陰遞二陰遞生三陰否三陰否  
生四陰觀則觀之四陰乃否所生也三之觀即觀  
四也然六陰遞生皆自生耳非必前陰生後陰也  
且三觀四何為乎及九五上九觀字又皆以陽觀  
陰謂四陰皆從陽生則益強矣始知推易之妙  
自有至理豈逐節撰造比之育子騎瞎馬東驀西  
闖無定在耶

履虎尾象曰柔履剛也夫柔履剛則虎尾宜在六三  
之下故蘓氏以九二為虎六三履之然于九四之

履虎尾不通乃又曰六三亦虎尾九四履之則是  
剛履柔矣唐氏作易義直謂乾健如虎兌履其尾  
謂履剛不是乘剛是躡其後者乘以上下言躡以  
前後言然于九四之履虎尾終不得通因曲為之  
說曰三之履尾是履彼尾也四之履尾是我有尾  
而為人所履也則周章甚矣殊不知乾兌皆虎乾  
兌皆尾乾兌皆履其云柔履剛者雖單指六三一  
爻而實則履上履下或踐或躡統皆有之蓋乾兌  
皆金皆位西方而虎為西方金獸禮所云右白虎  
者則彼踐此躡剛柔皆見而世不解也若虞仲翔



謂坤為虎艮為尾震為履以履與謙變對謙上坤  
 下艮因以為象則坤為虎在九家易雖有之而以  
 謙釋履舍鳥而說鶴無是理矣至程傳一概抹煞  
 但曰雖履虎尾亦得此與朱氏解需彖雖涉大川  
 猶可同一妙語夫大聖措詞必無汎設若然則鶴  
 鳴鴻漸豮豕童牛皆洵口漫道可云演易乎  
 繫帶釋文作大帶左傳繫厲游纓註繫紳帶也大抵  
 命服先繫革帶使可懸鞞懸珮然後加以拖紳之  
 帶謂之大帶此與內則繫裘春秋繫鑑註作婦飾  
 者不同特訟卦上九取象繫帶不可解一謂上與

三應三為互離之二如大帶之橫于腰而闕其前  
 一謂三為離二與上九乾三相應離為牛乾為衣  
 為圓比之牛為革帶而加乾衣繫帶于其上一謂  
 離為股乾為衣加衣于股之上則帶也一謂繫帶  
 家廟之服衣乾衣而入宗廟是為繫帶說雖雜出  
 然舊人以象說易多如此至王弼以後則并象俱  
 抹煞耳

鄭康成以三褫為三拖晁以道云三拖即拖紳之拖  
 謂拽也此似訟勝受服有矜喜不自持之意最有  
 意趣故何玄子謂褫亦作解衣解者脫也雪賦云



褫。珮。解。紳。並。非。奪。衣。之。謂。觀。孔。子。不。言。以。訟。奪。服。而。曰。以。訟。受。服。可。驗。據。此。則。所。云。三。褫。者。蓋。束。而。解。解。而。束。束。而。又。解。如。是。不。一。所。謂。一。日。三。摩。抄。矜。喜。之。極。也。

此終來有他他字在建國親侯之外舊嘗以要荒外國當之按後漢魯恭諫北伐曰今邊境無事外夷重譯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他而吉也以他為外國同此義

漢郊祀志杜鄴說王商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謂禴祭是禴煮新菜以祭如蘋藻之類則禴與

淪同矣禮春祭曰禴漢郊祀志皆稱淪祭可見

訟象剛來而得中蜀才曰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

居二是以遯之九三來居訟之二而適得其中極

是明白來氏易謂需與訟反對之卦凡反對必有

往來訟之剛來而得中謂需之五來而為訟之二

也案需訟二五皆陽爻也亦皆中爻也向使需五

非陽而訟二陽則可云剛來需五非中而訟二中

則可曰得中今需訟對觀以為剛則俱剛以為中

則俱中何往何來何得何失訟可曰剛來得中則

需亦可曰剛來得中是亂矣來氏偶見漢儒言易



與宋稍異遂多襲漢說而至于推易一法則考求未得遽以倒易法當之烏知文王三易又各有類乎

大畜童牛之牯牯福也謂以木福其角防其牴觸周禮封人職有福衡註福設于角衡設于鼻是也若尚書費誓曰牯馬牛則牯為馬牛之圈另一義矣乃鄭康成解此有曰莛為木而外體為良良為手互體為震震為足以良手而施莛木于震之足間是設楛也則認牯作楛已屬可怪且無端而生莛一木則怪甚夫卦有莛乎然且作鄭志則又載冷

剛曰蒙初六註云木在足曰楛在手曰楛今大畜六四施楛于足何也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則直是說經一大笑話釋物有定義以無手而手楛可以加足則萬一有別者于此曰我無足將以屨加手可乎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作句此在鄭玄虞翻管輅諸說易家皆如此讀惟王弼以下文其德二字屬上作句則剛健篤實輝光無此句例矣後見漢禮樂志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輝光日新直用此易文而以日新斷句始知漢後師儒皆如此



讀王弼誤也

家人在中饋漢谷永傳作中餽陸氏釋文失引據者其疏曰言婦人不得與事也此與楊震傳引疏正同

鼎卦覆公餗說文以餗爲鼎實而詩維筍及蒲筍本作鬻引易覆公鬻爲証則易亦有作鬻字者陸氏釋文類俱不引及又一脫誤也但鬻作餗解陳留謂餗爲鬻而周禮醢人糝食註作菜餗鄭氏以爲餗者筍芽八珍之物是鬻本餗字爲筍蔬別名可作鼎實其又作餗者以鬻或書餗故訛作餗觀集

韻以餗作鬻又作餗並不作餗可驗蓋餗餗形誤耳

屯卦磐桓馬融諸儒俱解作盤旋不進之意與屯義合宋張載獨曰磐桓猶言柱石而後人遂分引字註曰磐石也桓杙也則于屯義旣乖反而且于爾雅釋訓凡連文單文分別義詰之例一概蔑裂儒者欲釋經而不意其禍經如此

姤卦繫于金柅柅爲止輪之木字書及漢註皆然惟子夏作鏞但以柅鏞通字耳何氏訂詁不辨主客因鏞註絡絲矍子遂謂柅亦是絡絲矍而反以止



輪木為誤是認客作主而可乎。大衍方位合以大傳之卦位而生卦數故乾六坎一艮八震三巽七離二坤九兌四此自然定數確不可易如乾與坤對乾為太陽其數宜九坤居太陰其數宜六似當一如卦爻之以陽為九陰為六而乃乾反居六坤反居九以相對而恰相反此正陰陽交互剛柔相錯之至變而實至當者其他坎之一以一陽在中也離之二以一陰在中也陰以二為一二偶數即一陰也震之三則震以長男而當參天之位為陽之始兌之四則兌以少女而當兩

地之位為陰之終以兩合一曰參以兩合兩曰兩也至若巽為長女而近陽之盡故七艮為少男而近陰之盡故八此皆相對相合雖依位生數而自然不易之理在其中焉若先天卦位則以方圖言之兌為太陽震為少陰巽為少陽艮為太陰巳屬不通而以觀其數乾一兌九則九不通離二震八則八無理巽三坎七則三七難明艮四坤六則四八何解至以圓圖言之則又乾七兌二離八震三巽四坎九艮一坤六以乾居少陽坤居太陰艮居太陽兌居少陰震居少陽巽居太陰坎居太陽離



居少陰其不通倍甚故韓邦奇曰方圓之可怪如  
 一六老陽二七少陽三八少陰四九太陰其于六  
 七八九是矣若一二三四則何為哉張南士亦曰  
 卦位之數即天地生成之數也生數居四正成數  
 居四維相得而各合其義瞭然故坎北一離南二  
 震東三兌西四乾西北六巽東南七艮西北八坤  
 西南九巛撲不破今以乾居正南當七坤居正北  
 當六離居正東當八坎居正西當九則竟以大衍  
 成數居四正而以艮居西北當一兌居東南當二  
 震居東北當三巽居西南當四則又以大衍生成數

居四維而卦位之配俱于陰陽奇偶大不相合此  
 非外氏誣罔所為而何

陰陽稱九六舊俱不得其解有謂乾體有三畫坤體  
 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合三與六而稱九陰不得兼  
 陽則但稱其數曰六而已然此皆一邊之言陽能  
 兼陰陰亦能兼陽倘有人云陰兼三而成六則其  
 語誦矣有謂九與六皆天地生數天以一三五三  
 數合之成九地以二四兩數合之成六所謂參天  
 兩地而倚數是也然此亦一邊之言天地有生必  
 有成有一二三四五必有六七八九十故曰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謂生與成合也。今但舉生數為言，則倘有人曰：吾用成數，地有六八十三數，天祇七九二數，則參地兩天矣。有謂八衍卦數七衍著數，惟九六不極其衍，故發揮而為爻，則更是一邊無據之言。古並無有以七衍著者，推其意不過謂著用四十有九，適七七之數耳。實則大衍五十，揲著亦五十，故五十是正數。所云四十有九，猶之分二揲，四劫一之節目耳。非衍數也。若論衍數，則以四揲九得三十六，以四揲六得二十四，合之為五十一，著數非七七矣。惟先仲氏解九六最為簡易，曰：卦

成于三三，其三則為九，此參天也。兩其三則為六，此兩地也。

陰陽有九六，又有七八，舊亦未解。春秋穆姜將往東

宮筮之得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謂艮者

艮下艮上之卦也。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

藏，周易謂之三易，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為占，而其

說未解。如曰七八，即九六。夏商以陽陰為七八，猶

周以陽陰為九六，則其曰艮之陰不可解。豈艮四

陰爻皆占耶？如曰除本卦六爻外，以之卦之初爻

為七之卦之二爻為八，則何以無九、十、十一、十二



豈之卦必限于初與二耶如曰老陽為九老陰為  
 六少陽為七少陰為八老變而少不變夏商占易  
 皆以不變者為占故占七八則此遇艮之八即遇  
 艮之隨隨止第二爻不變若國語遇泰之八即遇  
 泰之豫豫則上與五皆不變矣不止一八矣然亦  
 曰之八將之上之八耶之五之八耶且有遇貞屯  
 悔豫皆八者不知遇卦之卦何謂皆八何謂皆不  
 變吾不解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乃若九六七八用之揲筮之法則人各為說亦各有  
 是處而不能盡合崔憬曰說卦云幽贊于神明而

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大衍之法也但其所云  
 參天者謂陽從三始自三而順數之而五而七而  
 九不取于一也兩地者謂陰從兩始自二而逆數  
 之而十而八而六不取于四也惟陽極于九故九  
 為老陽陰極于六故六為老陰九六者乾坤二卦  
 之策也而于是以次推之則七為長陽為震八為  
 長陰為巽五為中陽為坎十為中陰為離三為少  
 陽為艮二為少陰為兌而長陽數七則七七四十  
 九而為著圓長陰數八則八八六十四而為卦方  
 而一四不用則合天數地數五十有五而剛用五



十此固大衍之數之可稽者然以之衍著則止有  
 九六七八而並無五十三二且止當以九六為老  
 七八為少而中長分配並無所用于是一行則又  
 為說曰著以少為陽以多為陰一變之揲非五則  
 九二三變之揲非四則八然而遇五與四則為陽  
 以少也遇九與八則為陰以多也使三變而得一  
 五兩四為十三數則三變皆陽老陽也老陽十三  
 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九個四是九也使三  
 變而得一九兩八為二十五數則三變皆陰老陰  
 也老陰二十五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六個

四是六也使三變而得一五兩八為二十一數則  
 兩陰一陽少陽也少陽二十一策則其餘策以四  
 揲之適得七個四是七也使三變而得一八兩五  
 為十八數則兩陽一陰少陰也少陰十八策則其  
 餘策以四揲之適得八個四是八也其于揲筮之  
 法亦云至密而終未合者以七八皆餘數而非正  
 數也且所餘皆四所餘皆偶數而徒以六七八九  
 乘之此乘數并非餘數也乃郭子和則又為說曰  
 乾策二百一十六以六爻六分之每一爻得三十  
 六而又四分之即九也坤策百四十有四亦以六



爻六分之每一爻得二十四而又四分之即六也。此九六之說也。然而七八無有也。乃又為說曰：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祇有九六而七八無有。乃即此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即此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祇此二篇之策而九六七八皆有合焉。然而七八

積數同于九六。此即暮四朝三之術。猶之九六合十五七八亦合十五。老少不分不可訓也。若朱元晦遵陳搏之說，謂兩儀所生四象，即老少陰陽以老陽居東第一位，少陰居東第二位，少陽居西第三位，老陰居西第四位。遂謂老陽居一則餘九，少陰居二則餘八，少陽居三則餘七，老陰居四則餘六。以為至巧，然仍以所餘為所衍之數。竊崔憬一行二法而又自造為一二三四之位。夫伏羲畫卦未嘗北面而乃畫從東起，是左手畫也。且少二之女何得先老四之母。至再加一畫而乾一震二巽



五坤八則又與乾坤九六六子七八之說盡反不合惟先仲氏曰此參天兩地也畫卦者始于一而成于三惟乾參天故三其三而得九此老陽也三畫也惟坤兩地故兩其三而得六此老陰也六畫也而于是以一三而兩兩者為七為三男則震也坎也艮也皆七畫也少陽也以兩三而一兩者為八為三女則巽也離也兌也皆八畫也少陰也是以數而言皆正數非餘數也亦皆揲數非乘揲之數也以位而言則有老少而無長中較之六子六位摘去其四者何等也有九六七八而無五十三

二較之生成十位無故而捨六不用又何等也此簡易法也

爻詞亦名繫詞本文王所作惟漢儒有云周公作者以箕子明夷王享岐山似武王時事故云然武王作履銘曰行必慮正視履所以正行也則視履二字出履卦上九爻詞是武王以前原有此詞恐非周公所能作也若謂韓宣子見易象春秋而曰吾乃知周公之德以是為周公演易之証則春秋豈周公作耶考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經史記曰者傳故伏羲畫卦文王演爻象三百八十有四楊雄曰宓犧經八卦文王附六爻唐王績負苓傳亦云文王繫爻詞如是者不可指數然總無有云周公作者宜于其西南得朋陰與陰行故不如東北喪朋之有慶此最易明者朱氏謂喪朋之有慶仍當轉而西南則何如直曰西南得朋乃終有慶之為明快乎且西南未必有慶也何玄子引參同契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北壯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守顏色甚姝蘓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做髮

腐齒終不相知此正西南得朋類行無慶之証朱氏親註參同契而不知此理吾不解也

朋字從來作不好字故曰朋字未正漢後所謂朋黨

可驗况陰聚為朋則純乎小人矣是以西南為三

女之位則名朋東北為三男之位即喪朋此易明

也朱氏祖程氏之說不以為卦位而以為方位竟

曰西南是陰方東北是陽方夫以方位論則東南

為陽西北為陰夫人而知之也少年教方名便知

此義今一反而以南為陰以北為陽則夫子說卦

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謂之向陰而治



可乎。然程氏猶知喪朋是慶而朱氏必以得朋為慶是反夫子語也。夫子語何可反也。

夫夫莧陸莧草名陸者地之高平者也。荀爽謂陸亦是草鄭康成謂即澤草名商陸者惟說文謂莧山羊而細角形與莧同而吳澄襲其說遂謂莧是兌羊其音同莞按虞仲翔易以莧為悅陸為睦莧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蓋言悅也。今既以附會山羊之故解作兌羊已為過巧乃又變其讀音以為可別于荀爽山草之名而不知又改莧為悅而全不覺也。仲氏曰雜菜有鼠頭兔目狗尾龜脚馬鳥

蛇牀烏首牛脣鹿舌諸名即莧一草亦原有馬齒羊角狗血種種則或此莧名羊角亦未可知。若竟以為羊則于陸不屬且不得有莞音耳。舊註瓜生五月姤五月卦也。故于姤言瓜莧生三月夬三月卦也。故于夬言莧。此雖過巧然其釋莧為草則亦一証耳。

歸藏易卦名有異字以坤為夷以坎為犖以震為釐而他皆如字。家舊有歸藏鏡八字皆異相傳歸藏易本如是要是後人偽為之者今已無是物矣。但八異字下仍有八正字予註易時亡兒佩韋懸其



鏡項間指其字無不認者及能言婢以骨牌與之  
弄教以重六牌曰此天牌也曰非也此地牌耳父  
嘗言坤為地指鏡六畫曰此非坤乎婢以告予予  
曰童烏解玄豈如是耶後竟以痘殤悲哉按字書  
有釐犖字無與字

說文需頤也遇雨不進止頤也从雨而聲則頤須與  
需本是同義而需下為而則又以須而同聲故也  
若徐鉉云李陽冰據易雲上于天當从雨天而以  
篆文天字有似乎而因作而則又與而聲之說左  
矣字書之無準往往如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上九亢龍有悔合作一節春  
秋傳蔡墨之對原是如此後儒不解其義分作二  
節予既已辨之乾卦中矣但又有說未盡者予謂  
乾之夬曰亢龍有悔此固乾上九爻也即之坤曰  
見羣龍无首吉亦上九爻何也天下無非爻而可  
云變者既能變坤則非上九不可也或曰不然乾  
之夬則乾上爻變故曰上九若之坤則六爻俱變  
何曾止上爻變而曰此上爻詞也則予又曰不然  
夫乾之變夬何曾止上爻變乎乾初變為姤二變  
為同人三變為履四變為小畜五變為大有亦五



爻皆變而後變。夫特其變。夫時則已。前五爻不必皆變也。但以全乾變上爻而即曰之。夫故曰乾之。夫也。若乾之坤則亦未嘗以上爻變也。但十辟所謂自姤至剝皆陰消乾之卦。從乾起見。故皆以乾名。如乾初變為姤。二變為遯。三變為否。四變為觀。五變為剝。而後六變而至坤。則雖其變坤不止上爻。且是剝之坤。非乾之坤。而因乾而變。則皆乾之變。其遇為乾而所之為坤。是非剝之上爻乾之上爻也。然則之坤亦上九矣。時予註易成而客仍有疑之者。故復著此。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稿

何倬炎卓人較何任炎莘民較

易少帖 五

易帖目有十卷後止存五卷且卷末多載學人雜問雜識今節錄數條于後

仲氏易改繫傳舊本一條始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舊傳此其中有至理焉極者至也所謂易其至焉

者也其在天地以不二之物而生陰生陽生四時



以生萬物此天地之至理也乃易亦有之以義卦  
 言太極一畫也一畫者理之至也即陽也乾也乃  
 以一生兩則生坤也坤象乾故曰儀儀者則也生  
 坤而陰陽具矣乃取乾坤各二之以成四象如二  
 乾為巽離兌二坤為震坎艮則兩陰兩陽合之為  
 四而于是八卦成焉三索以一言四象以二言珠  
 也乃以之推易則乾坤成列為太極陰陽對聚為  
 兩儀易止于四為四象移易以八卦止而以之撰著  
 則象兩象四前文可驗也故自八卦成而剛柔相  
 推以之屬辭即以之撰筮通民志而定大業皆在

于此

繫辭以明吉凶就繫辭言此就占

先生龍君姓潢南

昌舟次先生書

遠宗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諸語不能釋然于心如陳氏之徒授受圖說  
 其非經悖聖不必言矣今傳本以一畫為太極加  
 一陰畫為兩儀陰陽各二之為四象極其精闢然  
 再四紬繹猶似與陳氏相傳之說不甚相遠何則  
 彼第以虛中夾畫為太極一陰一陽為兩儀不分  
 二層亦即以陰陽各二之為四象而有老少之名  
 與我所為一畫而不虛中陰陽各二之而不名老



少豈甚遠乎夫庖犧以一畫始卽當畫至三畫乾也三畫偶之卽坤也乾坤成一索再索三索卽可成六子之卦安見當日一必生二二必生四四而後生八也以此轉展未安不能無疑乃反覆熟玩繫傳前後文竊意夫子太極兩儀四象之說當耑爲揲著言也自太衍之數五十至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也復重提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申之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夫子于太衍之數如此其三致意也而朱子不解其

意竟移天一諸語于大衍之數之前真妄甚矣大衍之數著數也揲著在八卦旣畫之後非八卦未畫之前也是故易得而有之蓋太衍之數總而聚之陰陽奇偶渾然未判謂之太極太者大也極者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陰陽奇偶之未判而謂之太極亦猶是也及分而爲二以象兩是生兩儀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是生四象也乃再扞而後掛以至十有八變而成卦是生八卦也雖掛一象三三字未嘗再及然玩下文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卽繼之以繫詞告吉



凶定亦不言太極亦不言兩儀此不必泥也且使  
 四象在八卦未畫之前則四象惟伏羲畫卦時有  
 之何以云所以示而繫辭以告吉凶以定也繫辭  
 以告吉凶以定則在占筮之時也則四象者即是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無疑也而太極之為大衍未  
 分兩儀之為分之以二以象兩無疑也且夫生之  
 云者生生之謂易也生變化生吉凶生情偽生利  
 害參贊于神明而生著生著非謂生著澤中亦即因占筮而生發揮  
 于剛柔而生爻皆是也故一則曰易有再則曰易  
 有言皆易之所有而揲著時則生之者也非推原

作易之始也乃若作易之始夫子言之矣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者聖人之所則以作八  
 卦者也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即聖人則之之說也此  
 則言作易之始也曰作卦所以別乎生卦也故曰  
 太極兩儀四象之說當端為卜筮言也卜筮之道  
 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言聖人洗心藏密聖人齋  
 戒以神明其德推而至于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  
 謂神直接是故易有太極云云又推言法象變化



之大而總以為莫大于著龜又推言聖人法天地  
圖書以為作卦之本而結之曰易有四象所以示  
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夫子  
之意本是深切著明而後人何用紛紛其說乎觀  
崔憬以捨一著為太極又或以四十九數合而未  
分時為太極則古人相承原有指卜筮言者而  
其後言人人殊遂失之矣然本文前後脈絡貫串  
自無他指只順文解經便可了然故敢附呈管見  
稟問可否冒昧死罪

先生得書遂  
立改前本

改傳此為揲筮三致意也夫祇一揲筮而本乾坤  
而全民用至於如是是故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  
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  
中言不分于一隅也崔憬云捨一著為太極是也  
而於是分之為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李  
氏易解云祇四十九數而未分為太極分之為陰  
陽是也而於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  
四象也虞翻謂四象即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扞再  
扞再變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  
爽云四時通變為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



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則大業即于是生而况  
其他矣所謂生生之謂易如是矣其不及掛一象  
三歸餘象閏者略言之也猶後文祇言象四時耳  
餘詳本傳予初釋此節凡兩換稿已略有成說忽兒子  
遠宗從南昌舟中寄書謂終狃習見恐是申言揲  
筮之意反覆舉似予幡然從之然此亦秘旨不謂  
其遽見到此

李恕谷初授易舊傳本  
從桐鄉署寄先生札子

恭啟瑛讀先生易傳已廓然大闢一天地矣第繫  
傳一條尚有請者易有太極節先儒舊說原不解

以兩儀為天地則八卦之乾坤即天地也豈天地  
生天地乎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易  
者從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所謂有天地然後有  
易也今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豈有易然後有  
天地乎先生直以太極為乾兩儀為乾坤合一而  
後從兩乾兩坤分四象以生八卦其首末一串相  
生無礙真度越前儒遠矣今瑛細讀易傳至先生  
解夫易何為句謂是闡大衍五十之數悅然有省  
因生一妄解敢請教正太極者大衍之捨一不用  
者也

崔憬有此說

兩儀者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四象者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而成之者也。言易大衍之數遞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闡明揲著之故也。其不言掛一歸奇者即在兩四之內也。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著龜及易有四象定之以吉凶諸語似申言大衍之數以為揲著致意者惟先生教之。

先生答札子

昨來所訊病中不能閱并不能一一裁復越二日家姪文輝檢及舉易繫一節謂此經改過何緣又

訊豈前所付易是舊未改時本耶僕見大驚且仰天呼曰天復生是人耶噫乎吾學從此興矣當某註易成時已齋宿告先仲兄主前將付梓人而獨于此節凡兩換稿而終不自愜然已見樣本矣既而兒子從南昌寓家人信以為此節似申言揲筮之意因幡然改之今足下又見及此何其相契之深若是也豈非義文三聖嘿有以啟之也耶足下觀書如觀流水寓目即駛而又灼灼若觀火此非輓近學儒所可到者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吾既得隣古學豈孤乎勉矣改易二葉并發惟查核不



具

李恕谷問易

問先生辨錢生五行之說有云易象配五行無理  
 又嘗別論易卦配五行無理何以言之  
 答某謂易配五行不合者以卦義言則離為火坎  
 為水與為木似矣然而震不為木兌不為金即乾  
 之為金不過與為玉並言非五行之金也若坤則  
 又不為土而為地艮則又不為土而為山則其于  
 五者不詳不備不合一也以卦位言則震木兌金  
 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

而無四維即曰坤艮是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  
 各一卦而金木與土則各有複卦且何以中火之  
 土反無卦位二不合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為坎地  
 二為離天三為震地四為兌而乾與艮坤則又以  
 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為五十  
 反為卦數所不取夫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  
 五今卦有合五而無正五如金水為一五木火為  
 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反不及三不合也  
 况僕作是說亦自有為言之謂太極圖說專論五  
 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則世無此理故言之頗斷



至于五行八卦本不相礙且亦彼此有根據處至  
 京焦之易則直以五行爲主而撇卦辭卦義卦象  
 于不問此雖非三聖之易然其不相礙而可相通  
 固有然也  
 問康成天地生成五行之說思之未解易乾大生  
 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又曰成  
 物可見也今天地各分生成不解一易曰乾大生  
 始坤作成物則或可言天生而地成乃各或生或  
 成不解二天三生而二成地三成而二生不解三  
 水木上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金何以當生

于地而成于天不解四土之生似當先于金而反  
 居五且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何居不解五求先  
 生教之

答天地俱有生成萬物之理雖言生而成在其中  
 然而有生必有成成亦生也如人物之生皆不能  
 以生該成人不生于衣食然無衣食則不生故又  
 曰衣食者人之生也物可無衣矣然無食則不生  
 植物可無衣并無食矣然無氣之寒燠如衣雨露  
 之滋養如食則又不生是物之成者亦卽其生之  
 者也是以天地可各分生成有從陰生者有從陽



生者黃鳥鳴春蟋蟀吟秋菱蒂結于夜槿花落于  
 晝凡物皆然其從陰陽生者亦即以陰陽成之故  
 以易大生廣生言之則天地皆生以中庸悠久成  
 物言之則天地皆成若夫天三生而地三成則究  
 竟天主生而地主成其主客多寡之數原自有別  
 猶之陽主生而陰主殺雖陽有時殺陰有時生而  
 其為主客多寡不可沫也如謂水木土何以生于  
 天火金何以生于地則其中有至理焉天之生水  
 陽生陰也故水居陰方而抱陽質以北方之卦而  
 為中男後儒所謂水外陰而中陽者是也地之生

火陰生陽也故火居陽方而抱陰質以南方之卦  
 而為中女後儒所謂火外陽而中陰者是也天之  
 生木陽生陽也木陽位陽質以東方長男而生陽  
 火無非陽也地之生金陰生陰也金陰位陰質以  
 西方少女而生陰水無非陰也至于土本地也然  
 不謂之地而謂之土惟其本地則地不得生而天  
 生之惟不謂之地而謂之土則不生于地而得成  
 于地此固合陰陽之氣以為質者天數地數皆全  
 彙于中而共為生成其在四行之後者以生成大  
 數得此而全非謂生成遞行以此為殿蓋火不必



後于水木亦不必後于火生成有先後五行無早晚也至謂水火木金土何以必配一二三四五則洪範曰一曰水水數一也乃易以坎為水以北方之卦當之而曰天一生水于北是五位相得所云天一者正天地生水之數也水必一也洪範曰二曰火火數二也乃易以離為火以南方之卦當之而曰地二生火于南是五位相得所云地二者正天地生火之數也火必二也至于三曰木而易以東方之震當之曰天三生木于東四曰金而易以西方之兌當之曰地四生金于西五曰土而易以

中央之土當之曰天五生土于中是五位相得所云天三地四天五者皆天地生木金土之數而木之必三金之必四土之必五原本自然非有強也顧人第知一二三四五之可疑而不知六七八九十之更當審也洪範有生數而無成數故有一二三四五而無六七八九十且有天地生五行之數而無五行相生之數故但有五位之相得而無五位之相合夫一二三四五此五位也此相得者也而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四合五而成九五合五而成十則相合也以五生



五卽以五合五所謂成也乃卽此成五而生在其  
 中何也一之生水天之生水也有六之成水而金  
 之生水見焉何也六金數也西北之數也水以金  
 成然卽以金生也二之生火地之生火也有七之  
 成火而木之生火見焉何也七木數也東南之數  
 也火以木成然卽以木生也至于三之生木天生  
 木也木非水不生而艮八居東北以水合土而生  
 木于東謂之水生木四之生金地生金也金非土  
 不生而坤九居西南以火合土而生金于西火無土則  
 矣尅金謂之土生金至五之生土則有十以成之而

木三與火二爲五金四與水一爲五而合之而總  
 成爲十是五行之生洪範有之五行合生成而卽  
 兼相生之數惟大衍有之大衍與五行原相爲表  
 裏而文王六十四卦中從無五行夫子易有太極  
 章亦無五行故曰易卦無五行太極配五行無理  
 並非曰易無五行也

盛樞陽  
問易

問漢五行志謂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謂其  
 父有過爲子者必當見而改之否則私其父厥妖  
 爲人死復生是以哀帝建平中山陽女子田無嗇



生子不舉。葬之陌上。及三日。兒啼而生。平帝時。朔方女子趙春死。歛棺積六日。而出于棺外。太守以聞。當時引京氏易傳。以為後人不能改前人之非。故有此也。夫幹父之蠱。則不死。其父者也。子不死。父則父。雖死而猶生。故兆為死者復生。今反曰不幹。父蠱惡其生。而謂之妖。得母與易義相乖。反與答人不能解易。苟以為能幹父蠱。即不問父與考。死與生。爻義詞義一概蒙溷。但曰有子而已。殊不知父與考不同。父者生。父考者死。父也。既名考。則爾時父死可知也。然仍稱父。則蠱尚未幹。父此時

又不可以死也。故必也有子。幹之而後。可曰此考矣。今而後。其可死矣。是幹蠱之子。願考。父不願。父也。父。父則死。而復生矣。此其義推易有之。蠱從泰來。以泰初三乾之陽。推而為蠱。初下巽之陰。乾為父。是亡父也。又蠱從損來。以損初互坤之兌。推而為互震。倒兌之陰。坤為死。今无坤。則不死也。然而震為生。將欲生。而又為倒兌。以毀折之。是生仍不生也。蓋卦義爻位原有死而復生之象。而幹之有子。則概反之。是妖非兆。是考非父。是幹非不幹。演辭占筮。兩俱妙合。向非推易。其能發京易之祕。



有如是乎。

問隋梁四公記梁天監中蜀闖四公謁武帝帝命沈約作覆令射時太史適獲一鼠緘匣以獻帝筮之遇蹇三三之噬嗑三三群臣占射無中者惟帝謂上坎下艮坎為盜而艮為石則似有盜物不得而反見拘者此必鼠也噬嗑六爻無大咎而終曰荷校滅耳又似以噬齧獲戾必死鼠也而闖公之占則曰處暗而適離舍艮止而之震動是必幽隱之物不當晝見失本性而受拘繫者其為鼠固也然而又曰坎雖為盜而又為隱伏盜能隱伏猶未

死也惟從坎變離離者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日歛必死矣且必有四鼠金盛之月金數四此必四矣及發而止一生鼠帝與闖公皆失色逮晚鼠死剖之則懷妊三焉此種瓊屑似兩晉已後管輅郭璞諸筮法不知與推易之法春秋太史諸占筮同異若何且蹇與噬嗑正互順逆並無兌象而曰金盛日數四某未解焉

此即推易法與春稔太史占筮並無不合特其說有未當者既曰坎艮則不俟推測而即知為鼠何則夫子明曰坎為豕艮為狗為鼠則未有狗豕而



可入匣者此不必以隱盜顯拘從卦象求也况既變噬嗑則更與黔喙之屬有明證者乎第鼠必不死梁武與闖公各有誤者舍蹇而之噬嗑則蹇足雖不行而噬口尚能嚙不死也去坎陷艮止而就燥與動則燥出瀆悶動可決行又不死也且艮為鬼冥門死象也今乃變而為震之反生夫反生非生乎又不死也然且鼠者艮也今改艮鼠而為震則鼠亡矣亡鼠宜死乃觀其同功而自二至四鬼然一艮高出于離震之間未亡也又不死也若云荷校滅耳則坎為耳坎受滅艮不受滅云日中則

昴則蹇有互離噬嗑有小離大離三日遞出並未嘗昴况他物畏日昴鼠不畏日昴也至云遠晚鼠死則在射後矣射者當前之是射與後何涉此必當時傳會帝與公者故為是言以飾之而不知其無是理也至若金盛數四之說則更屬大謬春秋太史並無有以時氣占易者自臨之八月復之七日偶及月日而漢後易家遂有十二辟卦及緯書六日七分卦氣直日之說然總非古法且于諸事並未一驗故一概屏去今即以其言按之覺有大荒唐者據焦氏卦氣直日則蹇為立秋七月之卦



然兌初用事並非金盛月也若噬嗑則已在夏四  
 月中矣至京房卦氣直日則蹇在大雪十二月中  
 噬嗑在立冬十月節並無秋金與唐書律歷志所  
 載並同而後儒作循環變通諸法則更以噬嗑為  
 木道蹇因為火行金且無有何有于四如以卦言  
 則蹇與噬嗑並無一兌兌四之數于何見之子所  
 言固不謬耳與公作如鼠之言以蹇為鼠不秋其  
 問艮之為鼠夫子之言也然夫子于離亦言為羸  
 為蚌為龜為蟹為鼈今噬嗑有離何以不曰此龜  
 羸屬乎

答善哉問也但占物之法以遇卦為主遇卦有物  
 則不必更占之卦龜與羸究之卦物也然物可兼  
 占惜當時君臣見不及此無有以龜鼠作兼占者  
 既占為鼠即當云坎為水為濕而艮為山為門闕  
 是必有水中之物去隱濕而登艮山可以藏諸室  
 獻諸闕者得非龜乎况之卦之離顯有龜名則此  
 中是龜亦容有之特吾謂必是鼠不是龜者坎為  
 盜龜不盜也噬嗑能嚙物龜不嚙物也震為動為  
 躁決龜能動不能躁決也則鼠長耳使春秋太史  
 而占物當必如此



李塉曰八卦相錯卽承上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而言正剛柔相推之法也詩傳曰東南爲交邪行爲錯中庸曰如四時之錯行大傳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則錯卽推也先生解錯綜其數曰乘除往復是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卽先生言推易所謂訟本遯推三來二往諸言往來者也蓋從內向外曰往曰順從外向內曰來曰逆順而數內之所出卽逆而知外之所入大傳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彰往而察來往來不窮謂之通皆指此也

又曰有來必先有往而易象象言來者多于往故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正所謂易逆數也不特此也卽聚卦無往來而泰曰小往大來復曰七日來復是亦數往知來也復至來復泰卦爲正月至三陽否卦爲七月至三陰亦逆數也又不特此也易爲卜筮重知來物數已往之卦而逆知將來之事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亦逆數也

又曰子張問十世欲知來也夫子舉夏殷周相因之禮是數往也然而百世可知是順以數往而卽



能逆以知來亦逆數也

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以上文讀之謂著依之以立數也筮法老陽數九九乾天也老陰數六六坤地也三奇為老陽三三奇而九是參天也三偶為老陰兩三偶而六是兩地也言周易之占九六也占法用九六七八者先生河洛原舛編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曰衍數以五為三一合五為六二合五為七三合五為八四合五為九故用九六七八也不用十者再五為十即五也且衍法有一除一不用

二分而三象掛三四以四而成卦用九六七八總為

大衍之數五十而天地之數備矣若老變而少不變以陽九為老陰六為老者蓋以陽至上進九六七八則九無可進故曰老陽昔人云退變而為八陰至下退九六七八則六無可退故曰老陰昔人曰進變而為七

又曰用九用六用四用十有九三用字同故朱子以用九六為筮言蓋易原為十筮作也至朱子言爻變尚有只占本卦者則非易之占法矣聞韓苑洛曾辨之今觀先生言益信

又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以天數五地數五也一五



五也。二五。十也。

卷五

盛樞陽與人論仲氏易

盛唐曰周易有三易序易用轉易分經用對易其對易取六子化體如咸恒既未濟為首尾卦以上四對下八而兩篇五十二卦陰陽各對無有畸零固已發前聖所未發矣然其功莫大於推易嘗細細領會詳究始末輒如接文孔馨欬于在前始而憬然又既而爽然又既則愉快愧悔不可名狀蓋漢魏以還學者失師承久矣自八比行世率泥于功令間有異義如馬鄭荀虞諸說輒變色搖手

塞兩耳比聞父母之過尤甚縱有闡精微以紹三聖如推易法而皆睥睨不一顧向時朱駁程傳以為只說得一理於本義不相合然其作本義則又不推原始不詳比例不觀參互轉側不善觸類引伸是仍一喙然廓落之理而已即間及往來上下或只据單卦如十辟之一而不知其他或泛引別卦如需訟非類聚既未本羣分而來而多雜至若順文說理罔諦前後剛柔得中鑿稱五二陽奇陰偶即名當位豕負塗曰見污車載鬼曰無有失前禽曰開一面田獲狐曰去婿邪由不曉居方辨物



類聚羣分之秘而斤斤說理理那得該履五何爲  
 夫同人何爲遇自道何自願豫何由謙大畜無坎  
 體而何川利涉困三上皆陰爻而何妻不見厥宗  
 何宗渙羣何羣月何而望日何而昃雨何而虧雲  
 何而密何一握爲笑而謬誤一班何革言三就而  
 渾沌已審果十分之格乎曳翻之看乎小時蒙師  
 授易講義寓目卽能通曉如看論語孟子不異凡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得臚而數之曰某卦  
 何云某爻何云及於揲筮所得不過如神廟籤詩  
 吉凶早定確不可移所謂屢遷變動者安在雖若

春秋史傳發繇布辭洞如觀火曠如發矇者鮮不  
 目爲誕漫不經爲緣飾附會是周易不亡於後世  
 而亡於人心不亡於人心而亡於謬說流傳正義  
 晦蔑夫易道難窮聖人韋編三絕尚靳假年末學  
 小子干祿鄙夫談何容易曩者侍坐艾堂吾師曾  
 舉坤屯二卦而說其大義怵然于心旣讀仲氏易  
 反覆研尋累日不能了數卷自恨根鈍智昏不得  
 與聞斯道已再發憤苦力研索遂稍稍達其條理  
 一日至讀得十數卷大哉推易由聚而分因移而  
 辨屢易而終不易凡焦贛康成范賢侯果虞翻知



之不盡者。悉演之。而繫之。神明默成。蓋三聖在天。百世以俟。非偶然也。或曰。推移變化。抑又何常。東家之東。卽西家之西。非株兔筌魚。則邊獐邊鹿耳。是不知率辭。而揆方者也。夫東西無定。立則有定。獐鹿鶻突。左右可鶻突。耶。泉從石。冷風自花香。銅山遙崩。洛鐘近應。公父文伯。薄長者而厚婦人。母言之賢。而婦言之妬。宋富人牆壞。有盜其子。見智而鄰父見疑。試觀推易屬詞。有一句一字無着落者。耶。有理障義闕。不具神解者。耶。或曰。君子引而不發。若茲之推一卦而受數卦之來。一爻而具數

子之象。而且卦背有錯。有伏。有坎離正位。六畫有互有倒。有大象首尾有環。上下往來。以經之廣。陳卦象以緯之。語不傷盡乎哉。不知聖人嘗云。爾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生之謂易。往來不窮。謂之通。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則吾師推易象。其物宜觀。其會通。摩之盪之。疑之議之。猶引端焉耳。昔元仁宗朝。限程傳本義取士。而盡去漢易。猶有曰。我治漢易。不過不得科第耳。况三易之旨。發自文孔。而茫然不曉。則大經淪沒。終古龔贖。將虛生浪死。不止不取科第矣。至若王輔







嗣續標榜誠世範宗之浸淫流清范寧謂新罪浮  
策利夫弱而罪浮策利充宗而者耶然則吾國之  
功何如乎讀者思之



